



悸

一見鍾情的
浪漫愛戀

適瓦樓



精美大眾小說

GS017

悸

一見鍾情的浪漫愛戀

適瓦樓◎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社◎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悸：一見鍾情的浪漫愛戀／適瓦樓著。
—— 第 1 版。—— 臺北市：精美，
1994〔民 83〕

面； 公分。——（精美大眾小說；GS017）

ISBN 957-716-128-6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7003

悸——一見鍾情的浪漫愛戀

作 者：適瓦樓
發行人：朱凱蕾
執行主編：杜秀卿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 · 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年9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28-6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悸

初見你

如乍見雨後彩虹般喜悅

忘了將心事藏好

當款款掀開心簾

駐足在心底的那一張容顏

是我今生心悸的愛戀

心疼

適瓦樓

對於這本書，我想只能用「無心插柳柳成蔭」來形容吧！當初執意要寫完這本書，是因為要證明自己也有那種毅力，也有那份能耐。於是花了三個半月工作之餘的時間，完成了自己生平的第一本著作。

只是爲了要向自己證明，爲了完成自己的一個夢；壓根兒沒有想到，這本小說會受到青睞，而被錄用了。

我想這其中過程的複雜，是難以言喻的。在此，也向「希代」與我接觸過的工作人員致謝：謝謝她們的不厭其煩與指導；也謝謝「希代」肯以栽培新人之心，錄用了這本尚屬青澀的作品。

對於愛情，我一直抱著一種執著的態度。序言提的「心疼」兩字，是我切身的感受。當然，也是一個男孩與女孩的遙遠故事……。但我始終相信，愛人如愛己，那才是真正的愛情。

而「心疼」……其中的含意是深遠的。我相信一個真正愛過的人，都能由這兩個字，細細的品嚐出自己的愛情。

我相信……真的相信……

悸——
一見鍾情的浪漫愛戀



第一章

「喂！笑朗，電話！」一個粗壯的大男生，在震天價響的熱門音樂聲中大叫著，有著說不出的刺耳。

「知道啦！」笑朗丟下洗車的抹布，用衣服擦了擦手，快步的跑向辦公室。接過阿鴻手中的電話，她一屁股坐在辦公桌上。

「喂！我馮笑朗！」她皺皺眉，不知哪個冒失鬼在她工作時打電話給她。

「喂！姊！……我是純依。」輕柔的聲音傳來，令笑朗皺緊眉頭。

純依是她的小妹，今年高三。現在是下午三點，她不讀書在幹嘛？

「有話快說，有屁快放！」笑朗不耐煩道。

「姊，我……撞到人，現在在東門醫院，妳可不可以來一下？」純依怯怯的，畏懼這大姊的脾氣。

果不其然，笑朗大吼：「撞到人？妳哪來的車？」

純依的聲音像是要哭出來了，「向同學借的，姊，那女生傷得不輕，怎麼辦？」

「妳等我，我一會兒就到！」來不及責罵純依，她得先解決這件事。

「阿鴻！幫我代班，我有事先走了！」她邊吼邊披上襯衫，來不及聽他回答，便加速踩油門走了。



見到了純依，她完好無恙的站在她面前，眼底滿是驚懼，「姊，她在裏面，醫生說她有輕微腦震盪。」

笑朗皺眉，「有沒有聯絡到她家人？」

純依點頭，「她突然跑出來，我來不及煞車。」她邊說邊掉眼淚。

笑朗冷冷的道：「妳翹課開車去玩，這下可好。妳老姊我供妳讀書，是讓妳去吃喝玩樂的？出了事就找我。」她又悶哼一聲，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想飛了？那就不要認我這個大姊。」留下純依不斷的啜泣，她逕自進入病房。看來那女孩傷得不輕，手腳都包

滿了紗布，臉也破了皮。細看之下，還是個頗漂亮的女孩。

笑朗暗暗估計著醫藥費，純依那丫頭又沒駕照，這下可要吃不完兜著走了。

房門倏地打開，一個高大的男人大步邁進來。笑朗一怔，看著他發青的神色，直覺判斷出，這個西裝筆挺的男人不好惹。

那男人似乎沒看到她，匆匆的俯看那女孩，然後抬起一張憂慮的臉。

笑朗清了清喉嚨，「她沒事，但有點腦震盪，也許要觀察個幾天。」

那男人聞言轉身看向她，「妳撞的？」冷冷的音調，像要殺人似的危險。

笑朗又皺眉，「不是，是她突然跑出來撞我小妹的車。」

男人銳利的打量她，「妳也不過十七、十八歲，我想妳小妹大概沒駕照。」

笑朗瞪著他，知道自己此刻的打扮很難判斷出年齡，但仍舊氣惱地道：「我二十二歲了，我小妹十八歲，正在學開車。」

「她沒駕照，對吧？」他一副吃定她的模樣。

笑朗咬牙切齒的指著床上的女孩道：「是她自己跑出來撞車的，懂嗎？」

那男人冷冷的盯著她，不發一言。

她深吸一口氣，「我們會負責醫藥費的，我們不是無賴。」她知道純依的個性，那傻女孩即使不是她的錯，她也會自責不已的。付醫藥費只是要安她的心罷了，而且私下

和解，學校方面就不會知道了。

男人哼了一聲，想起剛剛在病房外，看到那個正在啜泣的可愛女孩，知道不完全是她的錯。只是不知道爲什麼，一看到眼前這個自稱是她姊姊的漂亮女孩，他就有氣，似乎是她的氣勢惹火了他。

「費用不是問題，妳們走吧！」他終於出聲，兩道濃濃的眉微蹙著。
笑朗聞言，不可置信的看著他，然後微笑的走了出去。



笑朗開著車，沉默的望著前方。純依坐在旁邊，不時偷瞧著她。「大姊一定難過死了！」她歎口氣想著。

笑朗還是付了那筆費用，一方面是安純依的心；一方面是因為她討厭那男人一副頤指氣使的模樣，看了就有氣。我爲什麼要聽他的？她撇撇嘴。

但是，那男人長得真是好看，兩道濃眉，和那雙銳利精明的眸子，像要把人看穿似的。還有那和希臘神祇般挺直的鼻梁，令笑朗懷疑他是個混血兒。

她又想到他的唇，他講話好像不用嘴巴似的，堅硬的線條緊抿著。他渾身上下都流露著真正的男人魅力，這是不容置疑的。

想到他那三件式西裝，和高貴富有的架式，讓只穿著牛仔工作褲和襯衫的笑朗，倍覺狼狽。

思及此，笑朗突然猛踩油門，轉入巷子停好車，純依在身後乖乖的跟著她進屋。她把大包包一丟，「坐下！」她命令道。

純依坐下，等待大戰的爆發。

「爲什麼翹課？」笑朗點了根菸，在她對面坐下。

「我向同學借車子練習。」她低著頭，不敢正視笑朗。

「翹了什麼課？」

「兩節數學和兩節國文。」

「妳不喜歡上？」笑朗看也不看她，只覺得自己這個大姊當得好失敗，對不起死去的父母。

「不是，只是想學車，下了課就借不到了。」她急切的解釋，內心有種挫敗感，她並不想惹笑朗生氣。

「妳都高三了，難道不想上大學？」笑朗語含諷刺的問。想起自己放棄了唸大學，只爲了養活弟妹；而爲了純依和文華，她放棄了最好的學府。

「不是的，姊……」純依哭了起來，她了解笑朗所想的，笑朗多希望她和文華可以

上大學，甚至留學。即使笑朗工作得再累，她也不會有任何怨言。四年了，父母死了之後，笑朗爲了他們，放棄太多東西。

笑朗站起身，「從今天開始，妳沒有休息時間，一下課，做完家務，妳就得讀書到兩點，我會打電話查勤。」

純依點頭，抹掉眼淚，只要笑朗不生氣、不失望，無論要她做什麼，她都願意。
「我走了。」笑朗熄了菸，拿起包包，頭也不回的走出家門。



回到了家，已是凌晨三點半。每天早上九點至下午五點，是笑朗在洗車廠工作的時間。她和高中同學小豐合開了一家洗車廠，爲了節省工資，只好老闆兼工人。晚上八點到兩點，她在酒店當領班，這兩樣工作，已使她足夠養活弟妹。

吐掉了胃中的酒精，她疲憊的坐在沙發上。燈一亮，純依走了過來。

「姊！我做了消夜在微波爐裏，妳要不要吃一點？」她鬱鬱的道。她好怕笑朗的身體總有一天會受不了。但，四年了，她似乎是鐵打似的屹立不倒。

「等會兒吧！」她倦怠的閉了閉眼睛。

「去睡吧！明天還要上課，我叫妳讀到兩點，不是三點半，知不知道？」

純依訥訥的道：「我知道，但……姊，我明天不可以去看那女孩，我擔心她。」笑朗撥撥短髮，歎口氣，「好吧！我明天載妳去。」

「謝謝姊！」純依興奮莫名的叫道。

「還有，」笑朗微笑，「以後星期天，我的車借妳練習一早上，不要再翹課了。」

「是！姊，謝謝妳！」純依咧嘴笑著，興匆匆的跑進房。

笑朗搖搖頭笑著，起身進入文華的房間。小鬼睡得正熟，清秀的臉稚氣十足。她笑笑，文華今年高一，上的是最好的學校，也最爭氣懂事，每年都拿第一，讓她十分放心。

回到房裏沖了個澡出來，便瞥見床頭的字條：

姊：

明天是家長參觀日，請幫我填缺席的簽章，因為我想妳大概沒空去。夜深了，快點睡吧！祝妳有個好夢！

P S：別生二姊的氣，她怕妳難過，她也不好受。

文華
筆

這小鬼！她欣慰的笑著，以十六歲的年紀而言，他太懂事也太教人心疼。她填好單子，迅速的鑽進被窩。

明天，明天可能會見到那個男人，那個高傲得不可一世的男人。她歎口氣，閉上酸澀的眼睛，腦海卻不由自主的浮現出他的臉。



「雅楓！乖！聽話吃藥！」他捺著性子哄著女孩，身旁的護士緊盯著他俊帥的臉龐，又莫可奈何的看著這個不合作的病人。

雅楓的淚水滑落，固執的偏過頭。他暗歎一口氣，轉頭向護士道：「妳先走吧！我待會兒再叫她吃藥。」護士聞言離開，心中納悶著這兩人的關係。

昨晚她醒來後，就一直沉默到現在，也不肯進食和吃藥。難道那男人對她而言，真有如此重要？克己站起身，看著身上皺巴巴的西裝，想起早上有個會議報告。

「克己！」病房門被推開，張雅如那張憂慮的臉望向他。

「雅楓！妳醒了！怎麼樣？有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？告訴媽。」她瞧見雅楓，急急的奔到床前不停的問道。克己皺皺眉，雅楓顯然不願和任何人說話，連媽媽都不看一眼，只是偏著頭望向窗外。